

许卫国文集

爪王

许卫国 著

凤凰出版社



爪王

许卫国 /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爪王 / 许卫国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3. 1

(许卫国文集)

ISBN 978-7-5506-1705-6

I. ①爪…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459号

书 名	许卫国文集之爪王
作 者	许卫国
策 划	张延安
责 任 编 辑	康天毅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鲁汇荣彩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镇狮子营村村南, 邮编: 102211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36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705-6
定 价	100元/套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5)

許文目録
Contents

第一章·····	004	第十六章·····	068
第二章·····	014	第十七章·····	072
第三章·····	017	第十八章·····	076
第四章·····	023	第十九章·····	080
第五章·····	026	第二十章·····	084
第六章·····	029	第二十一章·····	088
第七章·····	034	第二十二章·····	092
第八章·····	038	第二十三章·····	096
第九章·····	042	第二十四章·····	100
第十章·····	046	第二十五章·····	103
第十一章·····	049	第二十六章·····	108
第十二章·····	053	第二十七章·····	113
第十三章·····	056	第二十八章·····	116
第十四章·····	060	第二十九章·····	121
第十五章·····	064	第三十章·····	125



爪
王

第三十一章.....	130
第三十二章.....	135
第三十三章.....	139
第三十四章.....	144
第三十五章.....	151
第三十六章.....	155
第三十七章.....	159
第三十八章.....	164
第三十九章.....	169
无伤大雅的尾声.....	174



序 言

有泥土，有青草树木，就有鸟兽虫鱼，就有自然，就有庄稼，有庄稼就有庄稼依偎的村庄。原野是村庄的昨天，村庄是城市的祖先。天空有一颗颗星星，大地有一座座村庄。无论在平原、在丘陵、在高原，村庄总有绿树环抱，在麦浪稻海中犹如一座座岛屿。村庄的春天总有几株桃花杏朵，总有蝴蝶蜻蜓蜜蜂，总有燕子呢喃，青蛙呱呱。村庄前面总有池塘，水面总有鹅鸭闲情漂游，夏天的池塘边总有老牛在那里洗澡，闭目养神。村庄总有一两棵大树，可以是槐树、柳树，也可以是松树、榆树、白果树等等。总之，它们成了村庄的标志，村庄的旗帜，它们可以是路标，可以是村徽，可以是村民的骄傲。总之，你循着这大树来，看到这大树，你就有归宿感。大树下是村民聚会之地，嬉笑怒骂也许就在这里做舞台，摆战场，乘凉开会也是好地方。村庄总有一两个赵本山类的人物，村庄因他们而热闹，村庄也总有一两个脑子不好使的人，要么被人取笑，要么被人同情。这都是文化活动。

门前的菜园子里，按照四季变化，阴阳五行种植白菜，黄瓜，紫茄子，红萝卜，青豆角……什么季节吃什么，顺其自然，天人合一。菜园子前面一般都是池塘或河沟，浇水方便，排水也方便。池塘岸边多柳树，柳树喜水，有水自然健康成长。柳树最早报告春天的生机，最早暗示霜降的肃杀，柳树生性爱水，死后

也与水相伴，村民用柳木做水桶，做水车，耐烂耐腐。乡村植物动物都互相依存，千丝万缕。丝瓜、葫芦、茶豆藤蔓可能搅在一起，你不必去考虑谁结了什么果实，它们也不要你论功行赏，需要你就摘取。瓜豆种类不同，它们的名字对于人类都叫奉献。猪圈里挤着小羊，牛栏里小猪钻在老牛肚底，鸡鸭鹅交颈搭翅，为了度过共同的夜晚，寒冷、胆怯，和谐稳定。

村庄的老人德高望重，也谨言慎行，他们说话往往比领导管用；乡村妇女心直口快，不掖不藏，语言常常不顾忌性别，她们也许少了粉黛，可干起庄稼活，做起针线茶饭来，都是美不胜收；乡村的孩子生动耐受，夏天是水中的游鱼，冬天是雪中的狐狸，无衣不冷，赤脚无处不去，太阳晒不蜕皮，水淹不死，虫咬不伤，高处掉下来，揉几下就康复。割草放牛，爬树翻墙头，偷瓜摘桃四处漫游。

通向村庄，必然有几条小路，或许不平坦，或许不笔直，还有蔓草侵道，或有两边高粱玉米夭折伏在路心，你不要顾及这些，它们不是故意的。你一直往里走，看到袅袅炊烟，听到鸡鸣狗叫，这就是你要去的地方，随便问一个老人或者孩子你要找的人家，他们都会不厌其烦地指点，有时干脆就直接带你去你要去的人家，他会率先喊那家主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辈分，喊出对方的应该称呼——你家来亲戚了。

在村庄里你感受最深的恐怕是热情和宁静。热情是村民，宁静是夜晚，不过，也不一定，风、清香、狗吠、蝉鸣也可以有不尽的热情，村庄也随时可以宁静，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叽叽喳喳的鸟鸣也会让你除去浮躁，你会像婴儿一样睡去，很多精神的负载都在这里卸掉。

一个村庄可以错落散乱南北，也可以一条屋脊贯穿东西，但是，村民们谁也不会走错家门，谁都知道谁家锅大碗小，谁家悲

欢离合。吵架的，有人去苦口婆心劝解；红白喜事的，有人去衷心祝贺或深切哀悼。农活时节，搭把手，帮个忙，你有我有大家有才是真的有，全村家家喝西北风，你一家喝稀饭也不踏实啊。

一个村庄从雏形那天起，经过几千年、几百年的演化，浓厚的家族意识，亲情氛围，村落文化，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当时，也许是一个人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开垦，丰收之后，被行者发现，行者或留下加盟，或带走消息，行者或男或女，是女也可能留下传宗接代；村庄也许是一群流浪人，或逃荒者，或流放者，或逃难者，找到一块无人过问又基本可以生存的地界就发展起来，也有我们知道的，是当局刻意安排人口的分布组成的。无论如何，形成一个村庄自有其道理，其生生灭灭也是必然的，即便没被战火夷为平地，也可能山洪暴发，地震海啸使其瞬间消失，也可能领导心血来潮，不考虑村民生活习惯，心情感受，经济承受，文化内涵，一举拆迁，管你千年百年，一切化为乌有。

为此，我所能做到的就是用粗陋的文字，记录一点将不再可能出现的景象物件，以示记忆。

第一章



天黑如墨。

“好，停”！原来被车子抛弃的灰尘，一下全窜到车前，明亮的灯光熔化的夜色，顿时变得毛茸茸的，前程一片迷茫浑浊。石大龙对王海波说，“行了，里边是土路，不好开，正好我走走，散散酒气。”

眼睛大，身材短小的QQ车停在省道上，像一只生气的蛤蟆。汽油味是石大龙小时候趴在路边等待汽车留下的香味，那时候半天都很难等到一辆汽车通过。

石大龙说的里边就是他的家方向，叫小石庄。离省道三四华里。车子调个头走了，天更黑了。石大龙消失在黑夜中。

一路上，石大龙脚就是眼睛，当他不为走路而担心，心就有了清闲的时候，就有了遐想。人过五十，想的明显要比干的多了。

路两旁是快要成熟的玉米，哗哗的声响对于胆小的人总以为里面不是劫匪就是鬼怪，还散发阵阵热浪，这些都与石大龙无关。但是他还是想起当年小城高中毕业正赶上打玉米叶子的季节，这似乎与人过五十也有关。

打玉米叶如同精简机构一样，裁减冗员废物，使之效率更高，事业发展更蓬勃。植物也是这样，树长高了要剪掉多余的枝桠，以便它向更高更快成长。玉米和高粱同样也要经过这个阶段，才能杆子长得硬，棒子和穗子结得大而饱满。



玉米和高粱都在入夏孕穗，到伏天粒子开始渐趋饱满，这个时候就要把它们从下到上百分之八十的叶子去掉。为了通风和日照，怎么“去”？就是用人们的双手，一片一片去打掉。玉米地高粱地都无边无际，深似海洋，人进去就像一条小鱼顷刻不见了，要是鱼入海洋倒是快事，可这是比喻。太阳出来，地里就进不去人了，那里风不透，雨不漏，太阳的热量一点也不散失，在里面发酵加温，人进去顿时就会窒息，进去再出来，衣服好比大雨淋过。那一年，韩哑巴不知其中的厉害，早饭过后，一人去玉米地打玉米叶，放牛的姚二猴子眼看哑巴进去，迟迟不出来，估计出了问题。他进去探看，走进二十步，看见韩哑巴已经倒地，死人一般。于是他去找锄豆子的人帮忙，把韩哑巴抬出来，找来赤脚医生，揭开衣服，凉水擦脸，又在太冲、合谷、大椎几处扎了几针，这才睁开眼睛，可他有口难言，他妈妈代他说，多亏你先生啊，哑巴他不想吃闲饭，可谁叫他打秫叶呢。

打秫叶都是起早，虽说困倦，虽说露水湿重，但是比起酷暑闷热，比起叶片划破皮肤汗水腌渍火烧一般，那要好多了。于是，黑隆隆的时候，人们就下地了，有的赤脚，有的穿鞋，有的舍不得衣服被叶片划擦，花粉沾染，就找件粗厚的旧衣服，有的就干脆赤膊上阵。打秫叶不要任何工具，看准方向，一路向前，右手把叶子打下来，夹在左腋下，夹满则找一片老黄的叶子把这一抱叶子捆好，挂在结实的玉米棒子上，等到晒干，收回去堆放到冬天以备牛马享用。若是急用，就在收工时带到牛棚，牛十分喜欢吃这些叶片。

黎明是静悄悄的，可地里到处是一片咔嚓咔嚓和窸窣窸窣的声音，几十人，上百人各自拉开距离，只顾争分夺秒，与太阳赛跑。想到打下叶子，粮食就能增产，叶子还能喂牛喂马，收割玉米高粱时就不再被叶子扯扯拉拉，利索得很，想到这些，就听那

声音不断，手不停，却无人声。尽管有的人甚至还在迷糊状态，似醒非醒，但是手是清醒的，不停地把秫叶打下来，手里满了，塞到左腋下，腋下满了就捆成一把，再挂到一颗坚实的秸秆上。有时偶尔会有一声女孩“哎呦，我妈妈唉！”的尖叫，那肯定是癞蛤蟆或蛇通过脚面，或蚂蚱钻进裤筒。但其他人依然充耳不闻，惊叫之后，依然咔嚓咔嚓是主旋律。再说农家孩子太娇怪谁又看得起呢。

天渐渐亮了，开始有人说话，开始看见自己身上沾满了花粉、草锈、蛛网，还爬着被惊扰的小蜘蛛和其他爬虫，衣服也湿透了，不是汗水，就是露水，姑娘们的薄衫在水的作用下显影了皮肤，乳房，于是就不停地拎起贴在皮肤上的衣衫，有过于封建保守羞涩的，回家时干脆就扛一捆秫叶，把上身故意遮起来。

打秫叶是艰辛的劳苦的，但也有苦中作乐的，个别人打秫叶不行，但面对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环境，激情高涨，会说服动员一异性深入到青纱帐里面，干点不让第三人看到的事情。

打完秫叶的地里，人们看清了玉米高粱真正的身材，棵棵都显得精神利索，像人减了肥，理了发，脱了冬衣似的——而它们脱的恰恰是夏装。若有时间，再粗粗把地面锄一遍，此时，阳光直射，火烧一般，杂草片刻枯死，泥土营养为庄稼独享，哪有不丰收的道理。

石大龙记得，就是在打玉米叶时，他赶上了记工员，每天称玉米叶重量，再去田里记录出工人员，很受人羡慕，很多人有事没事都和他打招呼。

送石大龙回来的那人叫王海波，是石大龙七五届小城高中同学。其实那时王海波也不是纯粹的城里人，是小城的副业队，在小城边缘，但纯粹的农村人不明真相，总以为人家就是城里人，



所以，大凡喜欢结交城里朋友的农村同学，王海波是首选，感觉他平易近人。认识一两个城里人，进城就气实，遇事不慌张，有人来摆平。这么多年来，石大龙也经常会带小城同学进村，有个把不听话的，就带公安局的同学来，有家里杀猪的就带工商所的同学来，近年有私自盖房子的，他就带城管队的同学来，他也不要这些同学干什么，只是带他们到那些不听话的家门口站站，到杀猪现场看看，到盖房子工地转转，他们不说不讲，站站，看看，转转就走。晚上，那些人家就会来找石大龙指点迷津。

王海波老家也不在本地，其父来自货郎辈出的北乡。王海波经常说的北乡就是他的老家，不是一个村庄，是一个很大的地域，大到可能就是苏鲁豫皖。内战那年，他父亲王学炳被选为担架队，部队规定，抬满十个伤员，到哪就从哪回家，王学炳跟不上趟，一直跑了三百多里也没有抬上十个伤员，有的人走了几十里就完成任务，连夜狂奔回家了。老王直到解放也没有完成任务，来到小城，安家落户，因为会纺线，被安排到纺纱厂。他知道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就天天写入党申请书，一直写了十年，还是没有入上，干脆就发挥货郎特长，开起小店。他是外来户，所以为人谦和低调，生意红火却胆战心惊。儿子渐长，就叫儿子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许父子入党动机有问题，一直没有如愿以偿。赶上改革开放，忽如一夜春风来，王家饭店澡堂一起开。老王真老了，睡床上讲胡话，说夜里被土匪绑票了，工商税务听了就不高兴。后来，一切有王海波接管，经常在饭店邀请工商税务吃吃喝喝，风调雨顺，生意兴隆，街坊没一个估透他的家底。

石大龙走到离家不远的水渠石桥坐下来，这石桥是他当生产队长时候带社员们修建。那时的石大龙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桥的石头是从十里以外柳山肩挑车拉的。石大龙为挑石头断了三根扁担。朱秃子心疼扁担，不疼人，还责备石大龙，我的乖



乖，你不能少一点吗？当年的石大龙激情和干劲都是饱满的，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劳动之余掏出小本在田头写诗，公社老书记闻之登门拜访，认为是人才，要求大队一定全力培养。眼下这片水稻田，虽然看不清秧苗现在的形体，石大龙知道它们都在好好扎根，天天向上，他对庄稼也很有感情，心情不好就会到田头转转，似乎可以和庄稼谈心倾诉。那年毕业回乡，冬季，石大龙又赶上了旱改水，所谓旱改水就是把怕水的山芋、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缩小，把喜水的水稻大规模种植。对于旱改水，它的壮烈，它的艰苦卓绝，绝不亚于一场激烈的战役，男女老少，起早贪黑，挖河、造渠、建桥、平整土地，改变耕种习惯，学习管理技术，掌握收割、加工、蒸煮等方法，这场史无前例的农业革命把这个地方带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没有肥料，小秧不长，枯黄得点火就着，上级就命令打狗，把各家各户不管花狗、黄狗、黑狗，只要捉来下地肥田就是好狗。那些狗在挣扎，在惨叫，朝着主人哀求，最后在铡刀下变成几截，还摇头摆尾，然后把这些断狗放进大锅煮熟，放进大缸里盖上塑料布发酵，炎热夏季，几天一过，狗的一切变成浆糊，恶臭令人窒息，还要分撒到田里。石大龙于心不忍，临阵装病，被公社批为缺少斗争精神，最后，他亲手打死了一条狗，队长的职位才继续保持下去。打狗事件过去，否极泰来，以前汛期来了，麦草烂了，玉米黄了，山芋泡汤了，现在，汛期依然来，可水中小秧无忧无虑，人也在家高枕无忧，雨停了，到地里放放水，逮逮鱼，权当是娱乐。到了秋天，农民都惊奇地看着青青秧苗变成金黄的稻子，变成雪白的大米，大米又变成香喷喷的米饭，全村的那个香啊，大伙说，嗨！不要就菜，也好吃呢。往年，很多人家压根就没吃过大米，有时到岗地的亲戚家带来几斤，那是留着过年的，那顿米饭是带有试验性的，主妇以及全家都有点战战兢兢，至于夹生，抢糊都是正常

的，不在责怪、埋怨范围，也不影响这家知名度和美誉度，不少人家还会说，乖乖，你看他家，跟城市人一样了，吃大米饭呢。大米饭泡鱼汤，当地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也不过如此。自从旱改水，有了大米，农民们就会说你们城里人吃的都是陈米，药熏过的，还是我们新米好吃啊。农民的幸福简单而直接，极易满足，如果他们真觉得不满了，那就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有了米，鱼米之乡就名副其实了。

石大龙听说这片流过他们血汗的土地就要被毁了，心底里不愿面对现实，又回到三十多年前，刚做记工员那阵子，家里嫂子叫他多给记半天工分也不敢，做会计，全对百把十块钱，几千工分票一天数几遍。工分票是一个生产队的流通货币。队长把社员们喊下地，一身汗水，一身泥水，一天的报酬就是那一寸宽，两寸长的工分票。工分票用牛皮纸印制，上面有一分、二分、五分、十分的面值。每天出满勤的劳动力可以拿到十分，妇女八分，十来岁小孩五分三分也可以。后来，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应该和男劳力同工同酬，于是有的妇女也可以拿到十分。

工分有会计发放，上面有队长、会计和生产队章，缺一不可。工分票面积小，队长、会计章盖是全部的，公章只能盖大半个，主要有本生产队的名字就行了，后面什么生产小队或什么领导小组就不太重要。社员们拿到工分票，当钱来保管，收在小孩摸不到，老鼠吃不到，水火破坏不到的地方，一般都找个铁盒或者箱子。到了一季结束，把工分票拿来给会计统计，你家三百分，他家五百分，各有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你家劳力少，他家劳力多，或者各家出勤的情况有不同。另外还有人家肥料积得多，青草割得多，草木灰交得多，这也算工分的。工分少的会说工分多的人家，你家这下掐到了，要得不少粮食和钱呢。老百姓喜欢哭穷，工分多的人家就算账，你看，我们家哪个不能吃啊，一个

抵两个呢。这些人说完了事，有的人家情况大致相同，但是工分差距大，就去找队长说理。队长就去找会计问怎么回事。会计说，我是良心账，绝不会有多有少，有偏有向。不过，这也确实是糊涂账，当事人本身也没留账，会计也记得不系统。有时会计忙，就让记工员记，零零碎碎谁也记不清，只有怀疑，没有明确的证据。但石大龙当会计时就很少有矛盾。

后来上级看到这个问题，认为这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就要求每月公布各人工分，某天某日干什么事情，在哪里，用红纸张贴上墙。一个月时间，不算太长，大家给一起回忆回忆可以不差大溜。比如三毛那天去赶集，而红纸上却有他出勤的记录，好了，会计或记工员就麻烦了，几个人当面扒皮，会计或记工员就下不了台，如果大差不差，这个月就平静过去。这样一来，会计有所顾忌，多记几分可以，太多了就不敢了。会计和队长是常时工，即不出勤也记工分，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工分，这不是他们特权，是上级规定，社员也没有意见。再说，人家起早带晚吆五喝六，东奔西走又图什么呢？还得罪人，都一庄老小，抬头不见低头见，言语轻了重了，哪又能用秤来秤呢？他们也就讨这点巧，容易吗？后来保管员、饲养员、管水员也都拿常时工，这也有道理，牛天天要喂，仓库天天要看。有时加夜班，比如春天夜里抽水，大渠满了往小渠淌，小渠满了往地里淌，地里满了就会乱淌，就要人夜里值班管水，这样就得加工分。人家在家睡觉，他在这里熬夜，挨累挨冻。

工分的价值是浮动的，主要根据粮食产量来定。有时一分工分票，可值三分钱，有时可值五分钱，有时还不值一分钱，有点函数关系。我们一个同学，自作聪明，拿工分票到中学食堂买菜吃，因为工分票和菜票都是一家印刷厂印制，一个模样，只是章不一样。这位同学就把三分五分的工分票拿去当

菜票。打菜的小麻子居然没有识别——谁也想不到。这位同学很得意。后来家里发现工分票见少，最后查出是这位同学拿去当菜票。被父亲揍了一顿，然后给他算账，你拿一分就是一分钱，今年队里收成好，还卖了很多棉花和黄麻，一分值五分钱呢。这一算，才恍然大悟。

那时石大龙真是纯真，一片丹心，队长，保管员几个在仓库偷偷喝酒，他就是不参加。回乡三年就入党，从生产队长，到民兵营长，到支部书记，大队改叫村后，石大龙没改职务，还叫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三十年风雨未断，三十年烟酒未停，指甲熏黑，脸色泡得紫红；三十年文武兼备，统治乡亲，三十年快乐和烦恼一路同行。当年纯真的回乡知青，长得像当时电影里正面人物，今日不仅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眼皮下垂，一米八零的个头起码少了五寸。年前，因为土地事情，老百姓整日吵闹要上访，烦得石大龙要辞职，乡里说，你辞职谁能挑起你那一担子？说实话，石大龙眼下有自己承包的窑厂，土烧成了砖瓦，留下一个大坑变养鱼塘。对于他这个五十多的年龄，还真不在乎书记这个职务，用他的话说，现在的老百姓也不好领导。但毕竟他是瘸子里的将军，几百户姓石的目前还没人能取而代之，石大龙还是龙。偶尔发威似乎还在呼风唤雨，还能镇住人。

现在农村事情少，他三六九往小城里跑，他发现了小城有了好去处。

两个小时前，石大龙从广发酒店出来，被王海波带去他家的玉泉休闲中心。王海波以自己的科学观点，说，洗一把，醒醒酒。其实科学说，酒后最好不要洗澡。洗完上来，敲敲背还真有点舒服，刚想穿衣服，王海波说，这边来。说时迟，那时快，石大龙被一个在吧台恭候的小姐推进了一间黑屋，王海波转身出来，门已被关上。石大龙经风雨，见世面，也算老江湖，可就没

见过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把他这半糙老头往屋里拖——是包厢。

包厢里，红灯蒙眬，使人迷幻，但看得清姑娘青春年少，圆圆的脸蛋，修长的腰身，在石大龙记忆中，这个女孩不仅是城里人，还是城里大美人，是他班上梦中情人黄云秋的化身。

他听见王海波在外面讲话的声音，他看见这姑娘渴望地看着他，最使石大龙惊异的是，在女孩熟练地抽掉他的裤带时，他居然不知下面要干什么，把他大半辈子最熟悉的活计一下忘得彻底干净。想当年，也有主动献殷勤，也有暗恋，若说水清则无鱼也不可能，现在，他静若处子。女孩抱住他，叔叔，你是不是看我长得丑啊？你要是不做，我就给你捶捶腰。石大龙犹如掉入万丈深渊，醉意再生，过了一会，被小姐柔软的手敲回现实，居然要回裤带，把裤带头熟练地穿进每一个裤鼻子，整理完毕，就要开门出来。小姐再次抱住他，说，叔叔，你真的不做？“叔叔”二字使大龙打了一个寒颤。小姐气得在床上拍打双脚。

一向疯疯傻傻，快人快语的王海波老婆二傻子就说，石书记你有急事啊？放屁工夫还没到呢，石书记表示自己秋毫无犯，做出书记的样子说，有事，真有事，回去研究事情。二傻子说，哎呦，是我请客，你怕什么。

王海波老婆二傻子说，还真镇静了。没有不吃腥的猫的定理被石书记推翻了？村支书在她们眼里就是大衣一披，走东串西，权力不可小觑，是土皇帝。小市民更知道这个道理。而目前玉泉生意不好，亟待这些土包子来开洋荤。有一个来，能带一大阵，据说桥北金海湾就因为一个村长经常光顾，结果连他们村上村民都接二连三，有点钱就往这里送。这些人比城里人更加爱好，很多像当年文学青年那样狂热，如痴如醉，埋头苦干，还不讲价钱。小姐们说，这些人太厉害，上来就像杀人犯，好像要把人弄死。老板却暗自高兴。城里人舍不得出大价钱，还挑三拣四，有